樊振东茫然地盯着天花板，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提醒他刚刚做了台手术，麻醉药效已过，可他还是觉得自己仿佛沉浸在梦境中，不知所措。

吱呀一声门开了，他迟钝地转过头，只见瘦高的女孩带着迟疑走进来，她手里提着两个鸡蛋灌饼，不知道为什么男人有点庆幸不是煎饼果子，旋即樊振东又为自己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想法感到困惑，或许有一部分东西确实随着切掉的阑尾离开了。

王曼昱越走越近，她带着点视死如归的勇气，令樊振东闭上眼睛快速回想两人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过节，没有，他脑子里空空荡荡，只剩下昨天吃了八个煎饼果子阑尾炎发作拉到医院做了手术的回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总觉得不对劲。

没时间为阑尾炎手术影响到的训练哀悼，接下来是来自于王曼昱的威胁，他从未见过对方有如此气势，看起来很强壮，像头小牛犊能够掀翻一切，他不合时宜地微妙地笑了一下。

他一直对王曼昱的印象含混模糊，只从球风来看她确实很适合用孤狼来形容，狠戾果断；而当想象她是冷漠傲慢的球员时，她又会露出散漫甚至懵懂的面色；她淡淡的，却因为太过独特而无法忽视。

“我记得你比较喜欢鸡蛋灌饼。”女人晃了晃袋子，油腻的香味早已在病房里弥漫，引得樊振东的胃不舒服地筋挛了几下。

难受，但是还想吃。

“是。”对方谨慎地回答，“比起煎饼果子我更喜欢鸡蛋灌饼。”

像是对上了神秘的暗号，高个女人眼睛亮了一下，他没错过转瞬即逝的光芒，试探性地询问，“王曼昱？”

她胡乱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是在确认些什么，总之能有人喊出她本来的名字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，投桃报李，她也问，“樊振东？”

望着男人眼里的激动，自从来到这个世界里，她第一次由衷地感到庆幸。

总之，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，不需要讲逻辑，运转自有规则，在这里他们并非王曼昱与樊振东而是李曼与苏震东，其余的朋友也同他们之前的朋友有着气若游丝的联系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不确定，只能再看看。

“或许我们穿越了。”王曼昱下定结论，她拉了把椅子坐在床旁，他们之前从未有过如此相近的距离，但在这个诡异的世界里只能相依为命，不由得产生同病相怜的感受。

“嗯。”男人兴致不高，没有人会喜欢在大赛前突然穿越吧！他腹诽，况且还是一个恋爱大于训练的世界，好吧，他也不是不想，只不过在获得一些东西之前，和队友产生暧昧关系、谈恋爱并非是最佳选择。

“偶尔会有一些碎片记忆闪回在我的脑海中。”女人继续，她望着对方，试图寻找共鸣，“我很错乱，不知道到底是王曼昱是真的，还是李曼是真的。”

这些碎片应该就是剧情了，樊振东想，他也在逐渐获得关于苏震东的信息，和他的经历差不多，只不过要更恋爱脑一些，不过在这个谈恋爱大于一切的设定中，倒也不显得奇怪。

“别想那么多。”他鼓励性地捏了捏对方的手，有些逾越的动作，训练留下的茧子突然令他感到无比真实，也许上帝或者命运会偷走属于你的胜利，而你为梦想而付出的努力却从来不会毫无痕迹，“等我出院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也只能这样了。她想。

都是顶尖运动员，复盘交流战术已经成了习惯，两人迅速交换了关于李曼和苏震东的信息，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接着陷入了沉默，在一本无脑言情小说中扮演路人甲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，为女主男主动人的爱情献上花束，制造机会，然后说上几句打趣的话，完美结束；可他们是仅次于主角的重要角色。

深情却被拒绝的男配，脸谱化的恶毒女配，像是被蜜蜂蛰了下不舒服。

”不管怎么说，”看到樊振东因为奇怪的设定陷入低落的情绪，王曼昱干巴巴地开口安慰，“起码苏震东的人设比李曼要好得多。”